

周思聪与友人书

周思聪

文蔚：

算是今天(3/10)收到的，两个小时之内就看完一遍，开校之后，我们都经常讨论，所以较能理解她的每个细节描写。最能理解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，人多么懦弱，又是那么坚强，那么容易毁灭，又是那么难以被毁灭。卢沉经常提及时常想起他去拉煤的惨刑，他常倒车的壮举力，时常派上吉普车运煤，那么沉重的煤车，沉河的陡坡，平时真是难以想像他能对付得了，每次他精疲力竭倒在地上时，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人，一个有知识的人，像拐杖一样没有价值，渺小，他的一个学生，肺病已是两肺空洞，还需要做哮喘，第一天就住不住医院多苦，当晚死在他身边(他与他同睡一炕)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替他着想吗？包括他的双亲在内？而根又怎样？只有使那揪紧的心更加疼痛而已。

本书收录周思聪致友人信一百四十二封，时间从1980年到1992年，大体涵盖了周思聪艺术思维 and 创作最活跃的时期，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是可想而知的。

这一时间段，恰是国家转型的初期。新旧交替，激烈多变，时而风雨时而晴。信中涉及的大小事件皆是社会全景图之一隅，清晰映现出时代变迁的印迹。

敏锐犀利的见解，桀骜挺拔的风骨，凸显出一代艺术创新者的品格风采。一切价值，惟在真实。

ISBN 7-5347-4392-3



ISBN 7-5347-4392-3/K · 191

定价：19.00 元

9 787534 743924 >

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周思聪与友人书

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思聪与友人书/周思聪著;马文蔚编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6. 11
(大象人物书简文丛/李辉主编)

ISBN 7-5347-4392-3

I. 周... II. ①周... ②马... III. 周思聪(1939~1996)—书信集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2251 号

周思聪与友人书/大象人物书简文丛

编 者 马文蔚

丛书主编 李 辉

责任编辑 佳 言

责任校对 石海琴 吴春霞

装帧设计 王翠云

出版发行 **大象出版社** 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行科 0371-63863551 总编室 0371-63863572

网 址 www.daxiang.cn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×960 1/16

印 张 10.5

字 数 129 千字

定 价 19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65957860-351



周思聪小传

周思聪(1939—1996)，女，当代国画家。生于河北宁河，长于北京。八十年代起，着力于水墨画的创新。以力作《人民和总理》、《矿工组画》闻世，《舞女》、《墨荷》系列为成就之最。出版有多种画集。1985年起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

沉默者心语

(代序)

马文蔚

好友周思聪五十七岁早逝,留给我的痛苦和愧疚是无法言说的。她离去已有九年,这种感觉依旧存在。头几年简直不敢碰触,退休以后,才静下心来一字一句重读她的信件,和当时相比,感受竟大不相同。

这些文字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,其真诚、直率,以及内中包含的人格力量、犀利的见解,经过岁月的淘洗,非但没有褪色,反而更加光鲜;尤其是对阻碍社会进步、制约艺术发展的意识形态,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顽固积习,她反应敏锐,恶之尤深。似乎她“醒”得比别人早,头脑多一些准备。她在艺术实践中不计成败、以变求生的愿望,是那样强烈。当时很熟悉的文字,不知怎么的有些生疏,像是第一次看到,又仿佛有种冲击力阵阵袭来。

这都是我们的“私房话”,没给别人看过。1996年出版她的纪念文集时,考虑到她遗留的文字有限,从中选了一小部分,交给她丈夫卢沉。后来同她的笔记、发言提纲等归在一类,略起到补充作用。而多数很有价值的文字,仍积存在我这里。人渐渐地老去,不免有一天它们随我的遗物一起化灰成烟,那就埋没了她,毁灭了她赋予这些文字的美好生命。思之再三,不如展现给世人,让它们重获生机。这对怀念她、喜爱她艺术的人,对研究者,都会是有益的。

回想和周思聪的相识,“开篇”平平,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去找她目的

单一,就是为采访。1979年底,她的《人民和总理》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中获得一等奖;那时我在北京广播电台首都生活组,对一等奖的作者当然不想漏掉。并不像她最初猜想的那样,除了采访另有交往的意图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画院。我的初中同学郑培蒂(此时在北大任教),是周恩聪的高中(师大女附中)同学,她很高兴作引荐人,约好春节周恩聪值班时见面。记得那是初二,头一两天下了大雪,路面全是纵横交错的冰辙印。我们骑车从大西头到东城沙井胡同,一路颠滑,险情不断。好容易安全到达,来不及谈正题,就被一群找她聚会的女附中老同学搅和了。她们是约好的,我事先一无所知,心里多少有些怨气。这就是后来她信里说到的:那天我们都很高兴,“只有文蔚不称心”。临别时约定初三到她家里去谈。

白塔寺东廊下我很熟悉。在女三中的六年里,我经常从北沟沿(赵登禹路)穿小胡同回家,路过多次。想不到她家三代五口,就住在一个毫无格局的大杂院、两间阴冷的小平房里。她把我带到一间主人外出暂时空下的简陋小屋。单独面对时,她脸色微沉,不主动开口,回答也很简练;中音的嗓子略带沙声,像滞涩的逆笔,沉稳而有力。说到《人民和总理》这幅画,对于得奖似不愿多说。最感动她的,是重访邢台地震灾区时,农民对周总理的怀念。“撕心裂肺的哭诉,我永远不能忘记。”她细数画中几个人物的原型,讲他们的真实故事。还说到总理的形象多么“入画”。她此时画总理,是经受社会动荡,痛苦反思之后,一次严肃、深情的选择。

谈到造型,她说不喜欢甜俗的形象。她有一枚印章:“羞学流莺百啭”,摘自一首宋词。这不经意的表白吸引着我,简直比看到那幅得奖力作还要兴奋。“甜俗”!我眼前闪过很多画面,成为“作品”邀宠的,流行于现实生活中的……

为这篇报道,又见过几次,在雨儿胡同画室,在藻鉴堂对面的土坡上。她身材高挑、匀称,相貌端正,穿着家常,总的说很顺眼,倒没觉得有多美。偶尔还怯生生的,甚至有点笨拙。在画室、画案前,就不一样了。一双手大而有力,仿佛专门为握笔而生。嘴唇紧闭,目光自信,动作协调潇洒,有一种

沉静倔强的美。画得专注时,忘了身边还有人。稿子播出以后,对她来说,我不再是“记者”了。我不想再报道什么,她也十分相信这一点。

也许是同龄人,有很多共同的话题;也许在说话“没遮拦”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,不知不觉交流日益增多。没时间见面,就笔谈;开头的信较短,相隔时间较长。估计1980年一年的信因为工作变动、搬家等丢失了。80年代中后期,她的病渐重,握笔困难,写信渐少渐短。90年代起,手指严重变形,写字疼得钻心,慢慢地停笔了。我的信都是随手写来,不值一留,所以多次对她说不要有留的念头。可她的信不一样,写得认真,写得艰难,文好字也极美,对我来说,篇篇都是艺术品,实在舍不得毁掉。就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己“刀下留人”,多留一时是一时。终于,它们侥幸活到今天。

一开始她就说“淡如水”。希望像水一样纯净、透澈、交融无碍。跟她交往的十多年,是她名声初起到负有盛名的一段。但我始终没觉得她有“名人”习气。她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,生活中负担重、烦恼多,急了也想哭想骂人。迫于压力,也得有“另一本账”——画“应酬画”或“画些银两”。她有时会写错字、读错音,在专业范围以外,也会显出可爱的无知和无能。一次培蒂请我们看剧。培蒂向来礼数周全,散场分手时对思聪说:“谢谢你来。”思聪愣了一下,问“那我说什么呢?”培蒂教她:“你说‘谢谢你的邀请’。”她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,然后憨憨地笑了。而最令我惊奇和感动的,是她主动自曝缺点;这是一般人初交时难以做到的。她认为对朋友如不能直言,是一种遗憾。她批评“我们的”记者的恶劣习气时,从不避开我,还特意点明“干你们这一行的”。我当然不会生气,我已是伤痕累累了,能说没有体会?但远不如她看得尖锐、深刻。如我对她稍有不解或不满,又不愿直说,她会生气:“下次你给我指出来。”对艺术创作,她同样真诚。她羡慕孩子,说他们“没有要讨人喜欢或怕人耻笑的种种顾虑,一心一意地表达自己的感情。它真挚,就必然可爱”。她讨厌甜俗,就是厌恶迎合、媚俗、粉饰、拔高;就是鄙弃虚假,维护真诚。

有时候我也紧张,因为她话太少。一次,听关牧村独唱音乐会。电台发

的票多,我约她和卢沉同去,告诉她在体育馆。她很高兴,问:“方的,还是圆的?”方的,首都体育馆。虽然从光华路到首体,坐公交车很慢,“赶上去趟天津了”,他们还是提前到场。开场前和中场休息,两段时间都不算短,他们俩不走动,就在座位上呆坐着,不说话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,一时没了主意。又不好和周围的同事搭话,把他们晾在一边,真是别扭极了。过后我问起这事,她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说自己生来话少,画画的人习惯用眼睛不用嘴,“笔不到意到”;不像你们记者主要用嘴。类似情况不止一次,她也着实因此吃了亏。为装扮北京台建外新址,两位男记者曾到她家求画。她认定和我有关,很痛快地答应了,认认真真画了一幅四尺大画。在酬谢宴会上,她没见到熟人,才隐约觉得不对。事后写信告诉我,我不知说什么好,真的很心疼她。她负担太重,欠“债”成堆,自己的创作只能一拖再拖,我全知道,所以从不忍心跟她要画。倘若是我要,一定当面说,不会悄悄躲在背后。她为什么不问问我?只需一句话。她不说,她习惯沉默。

她的沉默,当然也有另一种含义。她能细心体察身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,陷入窘境的裱画师傅,生计艰难的学生等等;不用对方开口,必会倾力相助。对他们就像对自己,该做就做了,何须言语!直到人们痛悼她的去世,这些事才被公开。

沉默,使她更充分地“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”。多思、内省,铸成了她聪慧、深沉的性格,这是成就一位艺术家必不可少的资质。

沉默,也使她的所思所想没有随风飘逝,它们凝聚在这些可触摸的信纸上,可阅读的文字里,可欣赏的笔触字迹之间,这是她留下的最真实最可贵的心语。

其实对于她,我不是理想的交流对象,我们之间不对等。近年来想到自己,以及与自己类似的人,觉得就像廖冰兄的漫画“坛中人”。即使坛子被打碎,人也舒展不开了。精神的缺残,无影无形,难于补救。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认识,我自知肤浅。对她热衷的绘画艺术,我虽然从小喜爱,也只是业余又业余的水平。我对她说,看一篇文章,我大致能判断它属于哪等哪

类；看一幅画，我不行。她说：“看感觉。”也就是一幅画给人的视觉感受吧。可每个人内心依据都不同，“感觉”也必是千差万别的。幸好她对我这业外“幼儿园”不嫌弃，一有画展就约我同去。虽然她朋友、学生很多，常常被前呼后拥而顾不上我，我也感到幸运，毕竟能听到高手讲解，非同一般。在她能自由行走的那些年，有习作观摩、画展我都尽量去；美术馆是去得最多的。她去世以后，看了回顾展——她在美术馆唯一的一次“个展”。1996年10月7日，一个阴凉的雨天。那些再熟悉不过的画悬在壁上，面对虔敬的人群，却和创造它们生命的人永诀了。两个月后，又去美术馆看了卢沉和几位江苏书画家的作品展，就再没去过，直到八年以后（2004年，法国印象派画展）。那里留下太多往日的声音和印迹，那里是我的伤心地。

《人民和总理》的酝酿和画成是在70年代末期，一个时代转换的关口。时代是人生的宿命，她的画史也恰恰印证着时代的变迁。她前期的作品多是领袖人物、历史人物，或是反映新建设、新气象等“大好形势”的，很“正面”。和其他同类画相比，选材雷同，差别有限。明显能看出当时奉行的文艺理论和政策，对题材多样性、主题纵深化的限制和扼杀。《长白青松》是1973年的作品，曾受到画界的好评。画面看上去喜气洋洋。两位“兵团战士”健康茁壮，手捧油绿的松苗，献给母校尊敬的师长。主题积极，充满对少年学子下放锻炼的肯定和赞扬。谁能想到，画家是纪念在北大荒救火牺牲的青年（画家潘絮兹的女儿）呢？谁能破解她的曲笔？说画家以“青松”比喻牺牲者，并让主角“复活”归来，是理想主义的体现和升华，似乎也说得过去，又觉得勉强。“文革”已进入第七个年头，一位多思的中年画家，“批判”必是多于“企盼”的。绘画是直观的艺术，作者要说的尽在其中。如果画面看不出来，要靠知情者讲述幕后故事来点睛，总是差点劲，难说是成功的吧。那年月，画家只能在“想画”和“能画”之间艰难地徘徊，寻求一个交汇点。她说过：“人物画应当记录时代。”“现在，人们都拿古人搪塞了。”“人物画不能反映现实，不如去画山水。”从她的话里，可以看出以人物画安身立命的她，曾是多么矛盾和苦闷。

《人民和总理》以后,渐渐发生变化。贯穿《矿工图》创作的一个长过程,是题材放开、主题深化,同时要求创作手法随之丰富的过程。“矿工组画”酝酿较早,是“文革”期间大搞村史、厂史的时候。她和卢沉共同策划,是想表现矿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苦难遭遇:“背井离乡”、“地狱之门”等等,直到“当家作主”,翻身解放。自己也觉得不够深。经历了“文革”,对人生的认识不断深化,这一主题也相应改变。以矿工群体喻示全民族;从历史的、过去时的,延伸到更大时空范围;从经济、政治诉求,深入到对人性的思考、人道的关怀。在一次次巨大灾难面前,由任人宰割、痛苦挣扎、奋起反抗,最终醒悟到不靠神仙皇帝,只有自己救自己,走向身心自由的新天地。布局庞大,寓意深刻,用传统的手法无能为力,必须有所突破。

周思聪说,她的习作“都是些悲苦的形象”。这当然和创作的要求有关,但她对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一贯的,发自内心的。这一点常使我惊异。每次外出,下煤矿、去农村、走彝寨,像回家一样亲切、兴奋。来信里,对当地民情都有详细描述。千年不变的耕作方法,恶劣的生活环境,难以想象的穷苦,近乎麻木的神情,令她震惊。夭亡的彝族女孩阿芝;胡同里拉拐的瘦弱男孩;活一天算一天的矿工;肮脏破烂、一心要讨个说法的上访者……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她的感情。说她继承了伟大艺术家珂勒惠支、赤松俊子的博大胸怀,得了恩师蒋兆和的真传,可以;说这是她与生俱来的“平民”、“草根”情怀,似乎更贴切。他们与她息息相通,爱他们如父母兄弟。从他们身上,她看到自然、平凡的大气象,一种真美。

和《矿工图》的习作差不多同时,或稍早一点,她就尝试变形了。她要从“穷途末路”的绝境中闯出一条路来。“严格写实”这一种“语言”,已不够用。她说,变形是一种夸张。按我的理解,夸张是为了强调。和写诗、作文一样,一旦有新的领悟,要提示出某种思想,必须打破常规的叙述方法。旧词不够用,还可以造新的;统统是用来强调,营造不同寻常的气氛,让读者警觉、领会。变形,就是绘画语言的一种强调,用来突出画家的新感悟。

她的大胆尝试引发了激烈的讨论。沉寂得太久了,多少人渴望着“变”。

是“美”是“丑”，是“进步”还是“倒退”，争论各方都语出真诚。那一阵子，她非常兴奋，将自己比作“步履蹒跚的初学者”，“宁可画不出一幅画”，“宁可作品被枪毙”，也决不回头。她中年“变法”的勇气使很多人感动。后来我读到李可染先生的书，他说：“怕失败是没有出息的。”“往往从不失败的人，最后是彻底失败的人。”他的体验，道出了创新者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。

初看她变形的习作和小插图，不大习惯。和原来相比，好像没那么美。慢慢地看出些味道，觉得很耐看，有咀嚼的余地。以前是摆在明面上、人人可见的寻常美、通俗美；变形的过程，就是画家把未必人人能见的独特美、深层美发掘出来，呈现在你面前，“震”你一下。画家在向你诉说仅属于她自己的感悟——从别人那里你是听不到的！品出一丝微妙之后，再回头看以前的一些画，有点不疼不痒。好也还好，好得一般了。《矿工图》开始，她的创作渐渐摆脱一般化，显现出个性、多样和丰厚。画面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力。《矿工图》计划庞大，每一幅都是重头戏。她身心疲惫，自感“力度不够”，只画完四幅，成了“未完成”的巨作。画评家说，它是继蒋兆和《流民图》之后，表现民族性苦难的重要作品。在笔墨运用上，是中国水墨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，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而她说自己“只迈出小小的一步”。

“葬女”系列和“墨荷”系列，是她的第三高度。从时间上说，“葬女”开始较早，从80年代前期延续到90年代。她说，画葬女是表现自己。这说法得到认同，于是人们很直观地联想到她的“重负”、“悲愁”和“忧郁”。其实所有艺术作品，都离不开作者自己。我觉得她这时的“自己”，更有一种融入自然和天道的向往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无浮华梦幻，无贵贱尊卑；与山林鸟兽同生共死，那样一种平凡、壮阔、宁静的人生。因而，她把她们的劳作，淡漠的表情，日复一日印在山路上的脚印，看作是无声的“诗”。她的两句格言：“我爱静谧的大自然”，“我爱平凡的人”——看似两件不相干的事，原来是紧密相连的一体。

渐渐地，又有了变化。再后来的“墨荷”，表现出“淡”的倾向和情趣，这和她的境遇相关，病的“不治”，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她的类风湿，经西医、中

医治过多年,连气功都试了,顶多暂时缓解,治愈无望,索性放弃,听其自然。不能自由行走,外界与她无缘了,只得将一切外鹜之心收回来,一切执著全都放下。“放到无可放处,淡性自然现前。”(晋代高僧蕅益语)那是一种无欲无求,平和、淡定的心态。到这时,反而有了更多的发现,更奇妙的感悟。“淡”的背后,不是虚空,而是丰富,是“一花一世界”的体验和境界。

后期的“彝女”及“荷花”系列,背景更广袤、朦胧。“淡”到不再能看出地域场景,也不须有故事和情节;似不经意的形色点染,传达出一种气氛和情绪,构成浑然一体、无以名状的意境。就像欣赏音乐和文学作品,它可以直接拨动我们的心弦,引起共鸣,而不依赖于对时代、国度、作者的分析。面对这些画,我们会莫名其妙地被感动,被溶解,被净化。它们的品格、境界,此时已完全进入我们的心灵。

深感遗憾的是,在她生前,我没有认认真真读她的新作,也没有正经向她求教。我总是忙得不由自主,没有听从她的提醒,留给自己一点喘息、思考的时间。她想听到各方的反应,想得到朋友们的支持,我却没有给她多少。也总有些毁谤杂音从角角落落散布出来,搅乱她的安宁。我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她,往往无言以对。她让我做的事,我大都没有完成。她在兰州病倒,右臂插着输液管,还用左手握铅笔、在软沓沓的卫生纸上写信给我们;而她住进并不遥远的小汤山疗养院,寂寞得观看窗外叽喳蹦跳的小鸟,看它们左顾右盼的美丽的小脑壳……近两个月,我没去看她一次。特别是她手指变形,难以动笔,我似乎也只是打电话,不大写信,约有三四年之久。有时是心情不好,有时是想索性忙完再去看她。1995年末,收到她亲手画的贺年卡,赶去看她。她的头脸已明显变样。问我“收到了吗”?眼神里含着期待。我说:“收到了,画得那么好。”她笑了:“我也没想到能画那么好。”原来是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笔画的,画了十几张,分送友人。二十多天后,她离开了人世。生命到最后阶段,还想到给朋友们送去最美的祝愿。为什么我就想不到分分秒秒受病痛折磨的她,不能出行不能写信没有治愈希望的她,需要真诚的交流和更多的安慰呢!她总是默默忍受,顶多夜里一个人“哭鼻子”。据卢沉说,

出事的那一晚,她也只是从床上爬起来,弯腰忍痛,不想惊动家里人。多年来,她的忍耐力是常人想象不到的。回想这一切,我无法原谅自己,我深感愧疚。

我曾约见思聪的哥哥周思敬先生。他也和我一样,没有思聪的画。他说:“我们俩自小到大没红过脸。她命苦,没去过什么好日子。感觉她不会长寿,没想到走得这么早。”卢沉肝不好,是家里的保护重点。突然失去思聪,仿佛失重,更沉默了。他带我去八宝山公墓,地铁车厢里,他悲戚无主的样子,至今仍在眼前。后来他得了肺癌,又不治去世。告别仪式恰巧也在寒风凛冽的一月。白色挽幛在风中狂抖,噼啪作响。时隔八年,景象重现,深感世事无常。曾活跃在我们身边、无比真切的友人,就这样走进历史。

很多回忆和纪念她的文章发自肺腑。郁风先生有一句话,惊人地好:“憎恶一切丑恶劣行,蔑视一切浮华虚名,在违背正义良心的大事情上即使众人皆然她也决不低头。”这正是周思聪不同凡响的品格特点。读她留下的这些信,能得到相应的印证。

走进历史的国画家周思聪,终究是一位凡人——归于她所爱的平凡人之列。她不长的一生,留下负重疾行、孜孜追求的精神形象。一步步从麻木走向清醒,从禁锢寻求突破,从贫瘠渐入丰富……转型的时代,与渴望变革的画家,相因相长,走出一条既独特又具代表性的路。她的创新得到了当代同行的关注和高度肯定;还将不断经受后人严格审视的目光。她一生的对与错,幸与不幸,满意与缺憾,所谓“灵魂审判”,只能由自己做出,而与他人无涉。对于我,能成为她信任的朋友,交流的伙伴,是今生的幸运。我会珍惜,会从中吸取养分,受用终生。

她挺拔、昂扬的精神躯体,孩子般的赤诚,压不垮的倔强,在我心里长存不息。

马文蔚敬笔

2005 年岁末

编者说明

周思聪与我通信十多年,除不经意中丢失外,现存信件144封。删去两封无甚内容的短信,本书实收142封。考虑到公开出版的要求,及家人意见等,作了少量删节。原则是只删不改,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。另对文中错讹、笔误之处作了订正;加了简单的注解。

符号使用:“◆”表序号;“……”表段落、句子删节;“×”表隐去姓名;()为写信人自注;[]为收信人和出版者——统称“编者”——订正及注解;文中“的”、“地”、“得”混用较多,为阅读顺畅,不再一一加注。

因多数信封丢失,有些信件年份不易确定。凡此种情况,年号后加“?”;请读者原谅。

目 录

001/沉默者心语(代序)——马文蔚

010/编者说明

001/一九八〇年(一封)

002/一九八一年(二十四封)

026/一九八二年(四十封)

077/一九八三年(三十一封)

107/一九八四年(九封)

115/一九八五年(七封)

120/一九八六年(九封)

129/一九八七年(十三封)

140/一九八八年(五封)

144/一九八九年(一封)

146/一九九一年(一封)

147/一九九二年(一封)

148/后 记



◆1

文蔚好友：

我已搬入新居，你有时间一定来玩。从你那里乘一路汽车到大北窑下车就到了。地址是：三环路三号楼三门302号，就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面，极好找。我除星期二例会之外，平时基本在家画画。

前些天郑培蒂请我看戏，那时我还未搬家，请你转告她一声，我就不另写信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来，先给我个信，我等你们。最好乘公共汽车，骑车太远了。

这回我们可以有个地方好好叙谈了。

祝好

思聪 11,23[1980]

南北画院联展你看了吗？希望听听你的见解。

来信暂寄画院，因三环路尚未设邮政点。我去画院开会时必能见到你们的信。